

## 福地起高楼

(外两首)

□ 胡祥苏

福地起高楼，  
直上云悠悠。  
举手摘明月，  
乘风览九州。

## 扶苍山

桂北扶苍山，  
山石啸苍天。  
苍天晴日丽，  
漫野杜鹃欢。

## 春陵江

夕照春陵江，  
红霞挂渡船。  
几声桂阳调，  
飘荡芦苇间。



## 福城星谱

## 作家档案

周文娥，湖南省作家协会、诗歌学会会员。已出版诗集《心荷清影》。作品曾获湖南省“梦圆2020”主题文学征文诗歌一等奖，首届“牡丹诗歌奖”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

周文娥：  
经典名著启诗梦 良师益友促成长

□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全媒体记者 陈华英



安仁一中的校图书馆，藏着周文娥文学梦的起点。年少的她，每到周末便攥着借书证穿梭在书架间，精心挑选一本本厚重经典的中外名著。那时爸妈单位住房紧张，一家人挤在狭小空间里转不开身，她只好寄住在知青姐姐们的集体宿舍。这些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成了她局促生活里的温暖寄托——让她能借着文字暂避住处的拥挤，一头扎进另一个鲜活的世界。

待姐姐们熄灯入睡，周文娥便摸出手电筒，将书塞进被窝，借着微弱的光束阅读。手电光在纸页上缓缓挪动，偶尔与窗外漏进的月光交织，从《三国演义》的金戈铁马到《安娜·卡列尼娜》的细腻情感，她沉浸其中，常常一读便到半夜。“十把厚的小说，一个周末就能读完。”多年后回忆起这段时光，周文娥仍记得指尖划过书页的触感，“文字里的世界，让我悄悄萌发了对文学的向往。”

走向社会后，周文娥曾在灵官镇中心小学开了间学生用品店。她一个人进货、卖货，非常累。但她对文学的热爱有增无减。有时为了不被打扰，经常关了店门躲在里面读书，别人要买东西也不理会。她还订阅了一些杂志，如《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诗刊》《星星》等，生意闲下来时，便是她沉浸式阅读的时光。

后来，周文娥改行当了代课老师。当老师没有开店子那么忙了，有了一些业余时间，她开始接触诗歌，并热爱上了诗歌，她发誓将来一定要当个作家或诗人。那时候镇中心小学已经普及电脑，她一有时间就坐在电脑前读诗。然而，她觉得这样还不够。为了专心学习写诗，她竟背着老公把工作辞了。见她如此“不务正业”，她老公狠狠地训斥她：“你干脆嫁给文学过日子吧。”

2013年，辞职后的她，日夜沉迷于诗歌中。她先后加入“中国诗人论坛”“中国诗歌流派网”等网络文学社，读诗、写诗、当编辑，终于正式踏上诗歌之路。而这条路上，良师与益友的指导与陪伴，成了她成长的关键推手。

文友“老三”是她的写诗路上的启蒙者。她写的每首诗都会第一时间发给“老三”，对方总会逐句分析，点拨创作技巧与用词，这份引导，给了她最初的创作底气。

江西诗人“三月”是她的严师，对她的作品始终以近乎苛刻的标准打磨，还对她说“三年内当不上纸刊编辑就别联系了”。起初委屈的周文娥，后来读懂这份严厉背后的期许，最终不仅当上《诗中国》诗刊编辑，还兼任《新诗想》《中国魂散文诗》编辑。当对方终于说“你有写诗的天赋”时，她明白，自己的成长离不开这份“狠劲”的鞭策。

益阳作家龚立华，则是她的“温柔支撑”。每次她被严师批评得委屈时，龚立华总会开导她：“丫头，老师是恨铁不成钢啊。”龚立华随后便细致指出诗作的不足与改进方向，让她在受挫后仍能重拾信心。

除了三位良师，一众益友的真诚陪伴也让她走过了许多弯路：四川的牧雨常与她分享散文诗的结构搭建与情感表达技巧；福建的郑朝阳老师每次读了她的新作，都会主动找她聊诗里的意象、情感表达，帮她拓宽创作思路。

师友们的指导与鼓励让周文娥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她循着“多读、多写、多悟”的创作真谛，读中外经典、写熟悉日常，于经典养分中丰盈自我，在广泛涉猎中获得灵感。这份对文学的执着终获丰硕回报：她的诗作散见于《星星》《绿风》《湖南文学》《湘江文艺》《散文诗》《绿洲》等知名刊物，入选国内多种诗歌选本，已出版诗集《心荷清影》；代表作《琴弦上的阳山》斩获湖南省“梦圆2020”主题文学征文诗歌一等奖，2013年摘得首届“牡丹诗歌奖”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2014至2016年连续三年在“中国诗歌流派网”与《散文诗》联合举办的网络散文诗赛中获奖。而她自己，也在文字里沉淀生长，用诗句定格岁月点滴，将对文学的赤诚热爱，化作了直抵人心的温暖与力量。

## 倾听丹青深处的回声

——浅谈《品读丹青》中的艺术批评与人文精神

□ 雷晓明

近期，郴州艺术评论家李熙斌的《品读丹青》文艺评论集由四川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收录了他发表于国家级、省级报刊的60多篇美术评论。这部评论集以独特的批评视角、温润的文学笔触与深切的人文关怀，在美术家、作品与观者之间架设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艺术批评在当代文艺中呈现的一种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温度的形态——既能与专业对话，又能为普通观众引路。

《品读丹青》兼具评论视野的广度与包容性，并未将目光局限在某一地域或某一流派，而是以开放姿态构建了一幅纵横交错的中国当代美术星图。这幅星图上，既有吴冠中、黄永玉等享誉中外的艺术大师，也有刘文西、岑学恭等开宗立派者，他们如同行星，以独特的运行轨迹拓展了艺术的疆域；既有李焕民、曾晓浒等画坛大家，也有许钦松、李劲堃等各省杰出名家，他们如同璀璨星辰，共同构成了当代美术丰富多彩的星系。

《品读丹青》的视野，并非简单的名家罗列，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批评立场：艺术的价值，既存在于宏大叙事的中心，也闪烁于地域探索的边缘。李熙斌作为基层文联工作的艺术评论家，其视角本身就带有“在地性”——即“在现场”的亲切与敏锐。他既能领悟大师们超越地域的普遍性追求，也能深切洞察根植于特定土壤（如湘南地区）的艺术创作中蕴含的独特生命力。例如，他对油画家孙纯田《根植湘南情更浓》的品读，以及对唐凤鸣《半条被子》、李春祥《湘南起义·汝城会议》等作品的深入剖析，正是将地域性艺术实践置于中国美术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考量，使得“湘南风情”“红色记忆”与时代精神、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宏大与微观、中心与边缘的视野交织，彰显出海纳百川的气度。

这部文艺评论集的不少文章常以新闻头开篇，从具体事件（如画展、出版、获奖）切入，迅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赋予评论当下的现实感与亲切感。但他并未停留于新闻简报式的简述，而是用“散文的笔调”。这让他的文字摆脱了学术论文常见的艰涩与刻板，充满形象的比喻、生动的拟人与奇妙的通感。在他笔下，色彩或许会“歌唱”，线条仿佛在“舞蹈”，静止的画面被赋予生命的动感。他将吴冠中画中抽象的线条喻为“饱含情感的乐谱”，评价《山村晴雪》时写道：“这幅画富有国画对树的描绘特征，把美的线条融入画中，交错排列的小树树丫、枝条直指天穹，成为支撑画面前景结构的主体。这些小树纤细、温婉，水质特色明显，轻描淡写而又简洁明快，彰显其特点。”他将黄永玉笔下的顽童形象拟作“看透世事的精灵”，解读其1983年所画《鱼戏新荷动》时写道：“荷叶如盖，重叠遮掩，泼墨写意，荷花绽放。中最左侧留白处不着一墨，却分明有静水流动感。荷茎临风，荷塘水汽泛起，鱼戏荷动，气泡涌起涟漪。构图疏密交错，通过叶、梗、莲蓬、花蕾、浮萍的相互掩映，构筑出变化丰富的空间层次，呈现出一番空灵意境。”通感手法让读者仿佛能“听”到画面的寂静，“触”到笔触的力度。这种文学化表达极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与感染力，让专业的艺术批评也能如文学作品般打动人心。

剥开形式与技巧的包裹，《品读丹青》最动人的，

无疑是其贯穿始终的精神底色——深沉的人民情怀与鲜明的时代担当。李熙斌所品评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大多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敏锐捕捉并着力彰显的，正是艺术那种与历史同步、与时代共鸣、与人民情感相连的宝贵品质。

他对《半条被子》的解读，聚焦革命历史中军民一家的鱼水深情，那是穿越时空依然温暖人心的精神力量；对《湘南起义·汝城会议》的剖析，彰显对红色土地与革命理想矢志不渝的颂扬。这些评论本身，就是对精神传承与时代精神构建的参与。他将艺术批评视为一种文化使命，不仅在于解读艺术，更在于通过解读，发掘和传播那些能够凝聚人心、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艺术价值。他的文字因此不仅是“品读丹青”，更是品读丹青背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以及生活在这个时代中鲜活可感的人民。

《品读丹青》是李熙斌艺术感悟与批评实践的结晶，更是洞察中国当代美术生态的一扇窗口，亦是地域美术评论发展的宝贵样本。它直抵艺术精神内核，让我们得以倾听来自丹青深处、悠远而清晰的时代回声。

## 苏仙岭下读好书



## 南岭深处有非遗

□ 陈一帆

南岭深处的汝城，气候温润、空气清新，美食荟萃，拥有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是华南著名的避暑胜地与理学名城。城东的联江村，烟火缭绕，人情浓郁，是一个坐落于城边的古朴村落。

几天前，遇见村中长者陈伟军。聊起往事，伟军打开了话匣子。他曾在园下塘学堂读小学，后至城南学校念高小，十四岁便随他大叔踏上打锡谋生之路。第一次出门，他们坐班车至桂东，再步行至江西遂川暖水大队一带，借宿于老乡家中。每日拂晓，两人便挑起锡匠担子启程，大叔手持烙铁，沿村吆喝，招揽生意。待活计攒足，便在主家附近寻一处空地开工：生起炉火，架上坩埚，将主家送来的残破锡器一一过秤入锅。伟军手持老蒲扇扇风，炉中蓝色火苗跃动，大叔以铁钳翻动锡料，待其熔为银亮液体，再选好模具浇铸，并用脚将模具踩紧固定。模开之时，一片纹饰精美、银光流转的锡片便跃然眼前。

伟军细细道来锡器制作的五道工序：一做坯料，熔锡入模，制成锡板或装饰构件；二为裁剪，依放样纸剪出器形；三为打磨，最考验耐心与技艺，将锡片置于铁架上，以平锤敲打出壶身、壶盖、壶嘴之形；四为焊接，于焊口抹松香，以烙铁接合成坯；最后一步是抛光，手艺人坐于旋转器前，用金属锉与抛光纸打磨表面，一件锡器方得圆满。

“我们这一行，全凭手上功夫。虽用圆规，却无固定尺寸，仅靠一把大剪，依线裁出圆、扇诸形，再敲

打成型、焊合接缝。”伟军说道。有些锡壶制成圆形或八角形，镶以红绿宝石，刻以梅兰竹菊，甚至留名其上，代代相传，成为家中的珍宝。常有朋友见他家中的锡瓶、锡壶、锡制动物，惊叹地问：“这是古董还是艺术品？”而伟军总黯然叹息：“手艺人老了，老手艺快失传了。真希望村里这套打锡的家伙和手艺，还能传下去。”

20世纪6七十年代，打锡生意红火，收入远胜于在生产队挣工分。年关之际，更是忙得不可开交。随着塑料、玻璃与不锈钢制品的兴起，锡器渐被遗忘，打锡生意一落千丈，他只好回归田间，务农为生。

除打锡外，陈家的染布手艺亦是濒临失传的非遗。伟军回忆，小时候村里有三四家染坊，染匠专为布、帛、衣物染色，染布这个行当是当时常见、今日罕见的。村民将自织土布送至染坊，染成素雅的青、蓝色，颇受欢迎。

染布之艺，重在制染料与染色。染料取自蓼蓝，将蓼蓝收割后入池浸泡、打浆，便可制成染料。当时所染多为土布，色分黑、蓝与浅色：黑用五倍子与黑矾，蓝用靛泥，浅色则用染过布的水或少量染料。染前需将布用清水泡透，置于青石上以杂木棒槌捶打，此为体力活，意在去杂质使布匀易染。捶毕控水，折叠待染。

染色为关键工序，先温缸调色。旧时染缸以砖坯垒成，可加热保温，水温须调至“烫手却可承受”；调色时以开水溶解颜料，兑入染缸，加灰碱助色，待水色变

即可下布。将布搭在缸沿，染匠以木棒将其陆续杵入，令其在缸中均匀翻滚。染至适当时间，抽一丝布揉絮验色，均匀则成，捞布洗浮色，晾干即可。

随着生活改善，乡村自织土布渐少，五光十色的机制布涌入市场，染坊生意日薄西山。至20世纪70年代末，县里染坊已屈指可数；20世纪80年代后，染坊几乎绝迹，传统印染工艺也随之湮没。

“老手艺失传，太可惜了。”没有了锡光布影，伟军在叹息，满是对逝去时光的眷恋，也对未来充满遐想。其实，联江村的这些传统手艺——白石的篾匠手艺，阳山、何家、陈家的锡匠手艺与染布手艺，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刻进骨子里的乡愁。而以非遗为依托的乡村振兴，正可推动传统工艺实现“文化开路、场景重构、价值链延伸”的转化：规划非遗传承馆，既展示传统工艺，又销售特色农产品；通过线上直播、线下体验，吸引游客；将非遗与乡村旅游、休闲避暑、民宿产业融合，让手艺人成为新产业的讲述者，使老技艺重焕生机。

非遗不是尘封的标本，而是乡村振兴的活水。乡村振兴需聚焦产业规划、村企合作、土地盘活、新业态引入、乡村旅游与村民创业。当手艺人成为新乡贤，当老技艺化为新潮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化的延续，更是乡村的觉醒。如今，正是文化引领型民宿产业发展的良机，唯有传承非遗、留住乡愁，联江这样的南岭腹地、城边村落，方能在振兴之路上行稳致远。

## 千里访师记

□ 尹振亮

乙巳年盛夏，我驾车奔驰千山万水，跨越六百多公里，携妻儿从湘楚大地到西粤海滨，去拜见了念兹在兹的恩师——卢凌日。

三十年别离，岁月隔不断师生情谊。按照微信地图导航，我们来到湛江市老师居住的小区花园口等候。尽管夏日如火，卢凌日老师仍旧头戴一顶上个世纪流行的米黄色工农帽，昂首向我们走来。他身上发出的“磁场”，一步步把我吸引，我的心跳加速。我们久别重逢，脸上都堆满了喜悦。

坐在卢凌日老师家洁净的小客厅里，端着师母递上的暖心茶，我思绪翩跹。记得第一次到老师家做客，同在一个夏日，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带着几篇自感满意的作文稿，慕名从三十多公里外的军营骑自行车前往老师家，全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头。通往老师家的路，是条简易的砂石公路，整日黄土飞扬，我一身汗淋淋的。卢凌日老师见状，忙找来毛巾要我去洗洗，擦擦汗，放松放松。

接过我的手稿，卢凌日老师微笑着默默地看起来。这时，我才发现，老师那双有点凹陷的眼睛，特别有神，发着亮光。老师看稿很快，不到一支烟的工夫，即对我带来的《木棉树下话情谊》《香蕉雨》《军中树》等稿子

一一进行了详细点评，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点穴式”地帮我“把脉”，并告诉我如何修改，如何设计故事情节，让文字更有生命力、鲜活感……听着卢凌日老师的教诲，我茅塞顿开。回到军营，我按照老师开出的“处方”对症下药，反复修改打磨，最后，《香蕉雨》发在了公开杂志《满族文学》；《木棉树下话情谊》《军中树》发在了文学内刊《杜鹃》杂志上。

与卢凌日老师相识，可说是《湛江日报》牵线搭桥。有一天，报纸上报道卢凌日老师获得广东省喜剧类“五个一工程”奖的消息，我看了后羡慕不已，心中顿生拜师学艺之心。后来通过电话取得联系，得到老师应允，成了老师的学徒。

天赐良机，幸遇良师。与卢老师有过几次接触后，我被调到了坡头区的一所军营，给我与卢老师的学习交流提供了更多便捷。当时，卢老师是坡头区文联主席，主编《坡头报》，每周均出报纸，文艺作品需求量大。说实在话，《坡头报》真的成了我当年的练笔平台。每次，我写出稿子，要去办公室找他请教，要去他家中求解。每次，他都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稿件，指点迷津。久而久之，我都成了他家的常客，他对我的写作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那些年，我的创作激情高涨，

卢老师还计划着要为我组织召开中篇小说研讨会。在卢老师的推荐下，我还有幸加入了湛江市作家协会，成了坡头区第一个现役军人作协会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些年，在卢老师铺垫的创作之路上，我“依葫芦画瓢”，完成了上百篇的文学作品，也逐步实现了从写作文到写作品的嬗变。

眨眼间，我转业回乡，离开军营，离开卢老师已快三十年。虽然时光在他的额头雕刻下更多更深的沟壑，但他依旧风度翩翩，神采奕奕，走路腰杆挺直，精神矍铄。给我赠送新书签名时，他运笔依旧刚毅，笔走龙蛇。那天，他领着我在街巷里逗留了一大圈，每拐进一条路，他都会清晰准确地告诉我，与之前比，有哪些变化，勾起我对过往岁月的遐思。从调顺岛到南油码头，从文昌路到新修的跨海大桥，他眼不花、脑不钝，介绍起湛江市日新月异的变迁时如数家珍。为了让我更多地了解湛江市的人文，他还特意把坡头区前任作协主席郑晓晖、湛江市摄影师李满青等文友请来作伴，交流情感，畅谈新时代下文学创作的“诗和远方”。

千里访师夙梦圆，师德师范藏心间。与八十九岁高龄的卢老师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充满情谊，充满感恩，充满想念。但愿卢老师身心健康，艺苑长青。